

走进孝里，体验两位农民工的一天

体验者:山东师范大学学生 吕伟皓 于韵佳

孝里镇位于山东省济南市长清区西部,因地势低洼积水,曾名水里铺。东

汉初,村南巫山上建郭巨墓,遂因郭巨埋儿的孝道故事改名孝里。近期,山东

师范大学的部分学生,利用暑假时间走进孝里,在孝里镇常庄村,实地体验了

两位农民工的日常生活,并用白描的方式记述了这两位农民工的一天。

睡在集装箱里,照样有美梦

宗兆福:59岁,瓦工,每天清晨4点半起床

宗兆福是个瓦工,今年59岁,有一个三十多岁的儿子在青岛打工。睡在旁边的老刘和他都是工地的,都是瓦工,一起在长清区孝里镇常庄村建筑工地砌下水道的井口。与老刘不同的是,宗兆福是孝里本地人,之所以和老刘一起睡在6元一晚的民工集装箱内,是因为老婆回老家去走亲戚了,索性就和来自同一工地的老刘一起住在这里,好歹有个伴。

这个集装箱里一共住了7个人,有来自莱芜口镇的、来自泰安的,还有来自日照莒县的,都是外地人。



宗兆福在烈日下垒下水道井。

匆匆早起,赶往劳务市场等雇主

清晨的第一束阳光照进房屋时,宗兆福起身看了看口袋里的诺基亚5300:早上4点34分。他推了推身边的老人:“老刘,起床吧。”老刘停止了呼噜声,翻身揉了揉脸清醒一下,起身收拾他的铺盖。

四点五十的清晨大家都醒了,带着自己的装备出门买早饭。干活可是要抓紧了,这个位于长清区的劳工市场以建筑为主,基本上算是山东最大的劳工聚集地之一了,每天有上万人在这里等着被招工。最早的雇主五点半不到就来了,晚的七八点钟也把人都带走了。百

分之八十的工人有活干,只要对于工资要求不是太苛刻,基本都能找到活,前提是得早起啊。来这找工作的工人多数是四十往上的,因为年轻人都去城市里打工了。在老宗眼里越是有本事的走得越远,自己的儿子去了青岛打工,还在郊区买了一处小房子,这足以让他骄傲了。

早饭是一块五的油饼加上袋装的小米粥,老刘喝的是豆浆,至于其他三个和他们在一个工地上瓦工喝的啥,老宗没注意。五个人蹲在和雇主约定好的路边,一边吃着早饭,一边谈论着国

家的政策。

五点三十五分,雇主王师傅开着松花江面包车到了路边,十分钟后,全部吃完早餐的五名瓦工上了车,来到了四十公里外的建筑工地。工地这几天活少,每天也就二十几个人在这里干活。六点零六分的工地上除了看门的老婆子就没有几个人了。这活都是几天前王师傅招工的时候就安排好的,老宗他们到了自己负责的区域,找个地方先坐着聊会儿天。混凝土还没有被挖掘机运过来,光有砖头没用。再说监工还没来,这又是个聊天的好时候。

每天140元,烈日下挣的是辛苦钱

六点半整,监工来了。指着老宗旁边的一口下水道说:“这个不合格哈,再多做几个这样的我就不给你们结工资。”老宗不以为然,因为这下水道砌得是比较标准的,监工每天都会来找点儿事儿,嘟囔几句。不结工资他是不敢的,用个时髦的词,这叫鞭策。有事儿没事儿刺挠你两句,让你好好干。老宗自认问心无愧,干了小二十年的瓦工了,很少被人挑出毛病,这回就当他放了个屁吧。

六点四十五分,给老宗递砖的小工到了,老宗也喝了口水开始干活了。小

工是个小伙子,挺腼腆,不爱说话。旁边的老人是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给他递砖,他们两个人有说有笑的。老宗没那么大的话瘾,干起活来一般是不说话的,老宗也没有那么大的烟瘾,几乎不怎么抽烟,闲着的时候慢慢地喝水,一口接一口,比抽烟有趣。其实,对于140元一天的瓦工,一天抽两盒三五块的哈德门没啥,抽十几块钱的将军也是抽得起的,可老宗就是没瘾,看着大家都在抽也不馋,老宗觉得累的时候坐石头上歇歇就挺好。

一个上午四个小时的工作时间,

老宗一般休息三次,这工作强度不是很大,技术性强,体力支出主要是要顶着大太阳,汗和身上浇了水一样往下流。脱了衣服会舒服些,但是会晒伤皮肤,摘了手套会方便些,可是容易受伤,穿着短裤会凉快些,就防不住蚊子了。

十一点半歇工,下午一点上工。中午大家一般都在镇政府的机关食堂买点儿东西吃,大锅饭,味道不差。找个阴凉的地方坐着吃,再在工地上接水的地方灌上一大杯热水,倚着墙美美地睡一觉,等着下午开工。

回到集装箱,揉揉老腿带着笑容睡去

下午一两点钟的太阳格外刺眼,老宗摸起安全帽戴在了头上。安全帽里面的缓冲绳多数都断了,就是一个摆设,在墙角堆了不知多长时间了,全是灰。可大家都不嫌脏,用老宗的话来说,农民是不怕脏的。

下午五点不到,老宗他们的动作就慢了下来,劳累了一天,膝盖有些隐隐作痛。今天的活干得差不多了,这是按日结工资的,用不着干太多,完成一天

的工作量就好。

过了七点,天渐渐暗了下来,工人们基本上也都散了。宗兆福和四位工友坐上了王师傅开来的面包车,回到长清区劳务市场下了车,回到了集装箱内。集装箱内住的其他人还没有回来,老宗也不想开灯了,这一天身体都快散架了。屋子里又是那么闷热,老宗打开门窗通风,揉了揉酸涨的双腿,心里默默盘算着。

一天140块,按照自己现在的身体,这工地上的活大概还能再干上两三天,结束之后自己可以先歇上几天再去找下一个活。反正现在离秋收还早,大可以放慢一下节奏,这样子再干上一段时间,还可以抽空去看看儿子。小孙子前年也上了小学了,现在应该会写“爷爷”这两个字了吧?伴随着困意,宗兆福就这样带着笑容睡了。

活在闹铃声中 累并充实着

陈加荣:包子铺老板兼广场舞领舞者
每天凌晨2:45起床



陈加荣在忙碌着。

第一声闹铃于早上两点四十五分柔柔地响起,那是陈加荣刚刚离开她甜蜜的梦乡。十五分钟的简单洗漱后,陈加荣扎起头发戴上头套袖套手套,开始和面。陈加荣是长清区孝里镇一间包子铺的老板,早起做早点已经十四年了,十余年来除了回东北老家探亲外从未间断过,大家伙也都愿意去她那里买早点,为的就是干净、方便。

第二声闹铃是清晨四点三十五分的,陈加荣从厨房走到餐厅,打开了空调。这次闹铃比往常提早了十分钟,因为今天在她家门口的街道上有一个集市,有些人会比平时早来一点。第一个客人是卖豆芽的李姐,不到五点半就到了。最后一个客人,邻居家的儿子小周,来的时候是九点十五分,带来了陈加荣想看的《红与黑》。

第三声闹铃响起时,陈加荣正在刷微信朋友圈,她知道该去采购明天做早点用的菜和肉了。早点收摊之前,陈加荣仔细盘点过,还剩下两袋三十斤的面粉,足够明天的原料了,玉米糊和咸菜也不缺,只要再买上十斤五花肉、二十斤茴香苗就足够了。

第四声闹铃是海浪冲击沙滩的声音,听说有助于睡眠,是一个舞友推荐给她的。午睡的时间最好不要超过一个小时,那就是一点之前起床,陈加荣下午还要看小周带来的那本《红与黑》。

“圣桑的天鹅湖”代表着第五声闹铃,典雅中透着一点忧伤,符合陈加荣此刻的心境。在闹铃叫醒她之前,她已是读了好久的《红与黑》了,书中优美的语言和纠葛复杂的人物关系让她的心一直悬着,好不容易找到相对平缓的段落。陈加荣放下书本,将刚刚看到的故事在心中默默捋了一遍。

第六声闹铃是提醒陈加荣去富群超市门口跳广场舞的。作为广场舞的主领舞,陈加荣穿上红色领口的舞蹈服,来到几个紫领口阿姨的中间,紫色领口是领舞的意思,一会儿跳起舞来,陈加荣站在最前面,这几位阿姨排成一排,带领着其他来跳舞的人。现在是六点十九分,天还没黑,人也没有多少,先不忙着插优盘放音乐。领舞的这姐几个还有自己的独特的娱乐活动——听陈加荣讲名著故事。几个紫领口围成一个圈,红领口在里面讲着下午看的《红与黑》,一直到超市门口的广场上聚满了人,天空也有了几分墨色。

回到家的陈加荣没有再看时间,九点整广场舞散场,从超市到家里步行六分钟的路程,距离自己规定的睡觉时间还有二十四分钟。可以和在济南市里的女儿来个视频通话,打开电脑犹豫了一会儿又关上了。再过几天上大学的女儿就该期末考试了,忍几天,先别打扰她了。哦,对了,得把垫菜板的几块笼布找出来,过几天女儿就回来了,大早上的剁菜得垫点儿东西,要不然把她吵醒了。第七声闹铃响了,陈加荣喝下一小杯水,带着对女儿的思念进入了梦乡。